

道德經原旨卷之四

後八

教門高士嘗塗杜道堅註

經曰治人事天莫若畜夫唯畜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原旨曰治人養其外者也知身所當養則知人所當養物所當養也事天養其內者也知心所當養則知精神所當養凡天之在我者無不當養也養之道莫若畜畜保愛也夫惟畜是謂早服亟服勤所以養之道早服謂之重積德惟能亟亟服勤所養則積德斯厚矣重積德則無不克積德既厚則內外交養之功至人得其養則惟危者安天得其養則惟微者明無不克莫知其極惟精惟一在其中矣莫知其極是以有國國猶身也身所當養國所當養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母道也治人有道則國昌事天有道則身康國昌身康久長可保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國以民爲根

身以心爲柢根深則民安柢固則神安民安則國無有不長神安則身無有不久矣

老子之治人事天書之祈天永命一也

經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原旨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小鮮細魚也烹細魚撓之亦糜傷火亦糜有中道焉大國有天下者也民猶小鮮也政猶火也撓之亦損傷政亦損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鬼

神天地神祇陰陽之氣天地有鬼神猶國之有臣佐以道蒞天下者聖人無爲乎上

原旨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交如齊宣王問孟子交隣國之交也大國之於小國猶大海之於江河大者下則小者歸焉是

大國當善下則可以交通天下之小國也

譬如天下之交牝牡常以靜勝牡牝以靜為下是大國既善下又當以靜爲政如牝

為下是大國既善下又當以靜爲政如牝

自歸矣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惟仁

者爲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吳或下以

取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或下而取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大國不過欲兼畜人樂

不相傷故德交歸焉于以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經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牝牡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

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原旨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交如齊宣王問孟子交隣國之交也大國之於小國

猶大海之於江河大者下則小者歸焉是

大國當善下則可以交通天下之小國也

譬如天下之交牝牡常以靜勝牡以靜

為下是大國既善下又當以靜爲政如牝

自歸矣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惟仁

者爲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惟智者爲能以

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吳或下以

取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或下而取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大國不過欲兼畜人樂

無札瘥物無疵穢五穀熟而人民育矣其神亦不傷人也其神不傷人道泰時亨物阜民富下有常輸上無苛歛聖人亦不傷人也嗚呼民天之赤子君天之元子元者善之長也長不傷幼天必祐之是之謂兩

天者保天下小國不過欲入事人畏天者保其國兩者各得其所欲交相養而得其宜如山嶽之於草木不銳上豐下則重本輕末蓋大者處下則小者無不容載小者敷榮則大者無不富庶故大者宜爲下孔子見老子而後孟子出豈無得於見聞者經曰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由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原旨曰道包天地蘊藏萬物如室家之有人得之可以爲吾身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如堯之格汝舜詢事者言乃言底可績專行可以加入汝陟帝位者也美言專行道之發于外者尚可以市可以加入況存諸內者乎人之不善豈無可教之資何棄之有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

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雖堯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士觀堯之曰吁曰弗則四凶之不善不待舜而後知然聲其不善而不即罪者足以見堯之帝德廣運其仁如天而不輕殺戮也故立天子置三公

天子作民父母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贊化育安人民保天下也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外此巡四岳朝諸侯雖有拱璧之貴駒馬之盛然此皆外物曾不如虛已南面坐進此道而天下自治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哉非曰求而有所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謂下民昏惑不幸而有不善之罪則哀而矜之曰我罪之也耶者不定之辭非縱民爲不善而終不見罪也知其自有司殺者在故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以此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若堯者可謂天下萬世之所貴也

經曰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物理所在從微至著如易之不遠復無極悔由一陽二陽積而爲乾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聖人有乾之德不自爲大成其大者六陽也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人心既薄往往如此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之心先天下之而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所謂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惟其難之於始故終無難

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原旨曰老聖歎世道不古智詐相欺爲亂無以挽回人心於是敷述上古無爲之化以詔後世使反鍛薄之風爲淳厚之氣其

經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惟聖者能之是以聖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以見欲不

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肯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原旨曰其安易持此承上章之旨言天下

事物之理欲全厥終當慎厥初要在承平

○無事之時戒無妄舉則安而易持警之事未兆則易謀物脫則易破微則易散也為之於未有非有所以為杜之於未有也治之於未亂非有所謂治鎮之於未亂也故又喻木之始生於毫末臺之始起於累土

行之始發於足下當其始也厥兆甚微及

其至也木則合抱臺則九層行則千里是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厥初不可不慎也天下之事一有心於為則多致乎敗用力以執則或致乎失所為盡心力而為之後必

有災也是以聖人無必為故無敗事無固執故無失悔凡民則不然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以未聞持安之道也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惟聖者能之是以聖如文王欲不貴難得之貨也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此以見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也若夫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者終亦無為而已故曰以王季為父武王為子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經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

乃至大順

原旨曰古之善為道者如堯之治天下而

民不識不知得不謂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平何則上以無為為政使民由之而不知是國之福也民之難治由上有以啓其智多人之具五性皆天所賦莫不有自然之

理猶天之有五行春生仁也夏長禮也秋成義也冬藏智也信通四時故寒暑節歲功成旱澆不作疵窩不生物得以昌也為民司命而不知有仁之生禮之長義之成而專尚智之藏者則是歲不春夏秋而常冬也可以言歲平歲常冬則萬物藏而不育治尚智則專乘歛而不知發可以言治乎所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故以智治國者賊其民乃所以賊其國不以智治國者福其民乃所以福其國也知此兩者亦可為治之楷式常知楷式不尚智術福被于國是之謂玄德玄德云者輔物之自然而不以明民也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言與智治不同也不以智治然後以至大順大順則萬物各遂其生成之性矣

○經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原旨曰古之善為道者如堯之治天下而

民不識不知得不謂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平何則上以無為為政使民由之而不知是國之福也民之難治由上有以啓其智多人之具五性皆天所賦莫不有自然之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原旨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

下之此併結前數章之義也江海善下故能爲百谷之王是以聖人法善下之道而不欲自上於人然不得已而居人之上故

曰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是位雖處上而言則謙下也不亦謙受益謂乎名雖先人

身則後之自有推而上之先之者矣惟其能下能後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不以

爲軌已也處前而民不害不以爲妨已也

惟其不重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其在上在先也夫何故以其不與民爭上爭先故天下莫有能與爭之心玄經之旨凡言脩身則齊家治國在焉言治國齊家則脩身在焉善觀者當自有得於言外之旨

經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

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原旨曰老聖所言之道非上古無爲則唐虞雍熙之道也其大無象不可以名言求

衆人之所罕識故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謂不可幾及也夫惟大故似不肖若

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孰得而肖焉若禹之

地平天成則可以跡求也老聖歎天下之

人皆謂我所言之道大似不肖故復舉其

次者而言曰吾有三寶保而持之保持抱

守也一曰慈不敢以天民肆戮二曰儉不

敢以天物暴殄三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

以天討倡舉夫慈故能勇班師振旅舞干

羽而苗民格儉故能廣薄衣服而致孝乎

鬼神卑宮室而致費於溝洫不敢爲天下

先故能成器長舜命總朕師遂舉臯陶將

讓位曰枚卜功臣固辭弗獲乃有位古之

人有行之者禹是也今捨其慈且勇所以

誅龍逢鯀比干捨其儉且廣所以爲傾宮

璫臺瓊室玉門捨其後且先所以因陽夏

臺因昌美里死矣南巢牧野之禍至古之

人有行之者桀紂是也夫慈以戰則勝仁者無敵以守則固民效死弗去天將救之

以慈衛之夏臺美里之厄所以脫古之人

有行之者湯文是也若湯之放桀曰古有夏先后方懲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

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周之伐紂曰惟

愛罔有悛心乃夷居弗祀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弗祀商罪貫盈天命誅之此其肖

矣夫湯武不得爲堯舜之君其細可知也

經曰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

不爭善用兵者爲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

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原旨曰古之善爲士者不武其惟文王乎美里之因崇侯虎所譖也文王受命六年始伐崇善戰者不怒也崇侯譖昌昌以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獻封請除炮烙

之刑紂許之賜弓矢斧鉞因公季得專征

伐爲西伯典治南國江漢汝旁諸侯善勝敵者不爭也呂尚東海上人遇七十餘主而不聽人皆曰狂丈夫漁于渭陽西伯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呂尚曰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吾漁非樂之也西伯與語大

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立爲師善用人者爲下如四善云者

是謂不爭之德古文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

古之極也配天即可以爲人主極法則也如文王者乃古之至善爲士者可爲法於天下

○後世矣昔西伯嘗問於太公曰商王罪殺不辜汝助予夢牽太公曰天道無殃不可以先唱人道無殃不可以先謀他日又問曰人主之動作舉事有禍殃之應當神之福乎太公曰重賦歛大宮室則人多病瘟霜露殺五穀絲麻不成好田獵畢弋不避時禁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好破壞名山壅決名川則歲多大水好武事兵革不息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西伯曰誠哉不十年商亡天下歸周是亦慈儉不先之微也

經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原旨曰兵本以戒不虞非所以虞天下也

用兵有言引古兵法語下文是也兵法以先舉者爲主應敵者爲客吾不敢爲主不

敢先舉兵以虞天下也而爲客彼弗率以侵我不得已而應之是戒不虞也雖不得已而應猶不敢進寸以輕敵寧退尺以固

○守是謂行無行行師也無行無行師之心師雖行而不輕進攘無臂攘捍禦也無臂無舉手之心雖捍禦而不輕舉手仍無敵仍引也無敵無輕敵之心雖引兵相抗而不輕於敵執無兵兵凶器也雖執凶器而不行殺戮何哉禍莫大於輕敵諸侯以國爲心故不免有時而先舉天子以天下爲心此吾民彼亦吾民禍彼猶禍此也肯輕敵哉此禹所以拜昌言班師振旅而苗民格也噫輕敵幾喪吾寶實即前章三寶

之寶所謂惟善爲寶仁親以爲寶則凡天下之民莫非吾寶也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言兩兵對抗哀而不忍無殺傷天民之心將見不戰而屈人兵勝可知矣以結上二章之義前章言不武是美文王而微寓抑武王之意老聖及言兵多以禹格有苗爲法

經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莫能知爲法

○不作莫原旨曰言者所以載道知道也行行道也甚易知甚易行吾無隱半兩行之則左右逢其原天下之人何其莫能知莫能行哉嗟歎之辭也宗祖也君主也言有宗是皆祖述墳典古史之書事有君是皆歸本皇帝王伯之道豈託空言者哉不知言則不知道是以不我知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行則其無知可見夫唯無知則知我者希斯亦不足怪也已於戲知我者希則在我

者貴一云則法也我道也取法於道則我貴矣聖人被褐懷玉褐微賤之服玉至貴之寶被褐謂無位懷玉喻有道此言有道無位之聖人也故天下所罕知老聖以此自喻所負可知也

經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以其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_{是以不病}世本誤作_{不病}

原旨曰知道也病不知道也知不知上聖人知而不言上也不知道病衆人言而不知病也夫惟病病言衆人之病病矣以知病也聖人不病言聖人常以不知爲病而不輕於言是以不病也言寡尤行寡悔幾何人哉昔周有金人三缄其口而銘其背當老聖在周金人之作寧無微耶孔聖觀周嘗得撫而歎之前章吾言其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此言知不知上不知病道豈終不可知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經曰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辱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原旨曰威刑罰也人以身爲重加之以刑

罰孰不知畏然有不顧斧鉞而犯之者何哉大威至矣知其無所自逃小民畏苦尚

有不肖之心生況其大力量者乎湯出夏臺去三面之網信有由也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歸之者四十國憲桀君也

湯臣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讐大人之心其可自狹乎狹則物有所不容擅福作威靡

湯臣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讐大人之心其子弑其父蓋將有所不能容者矣此桀之所以亡湯之所由興無狹其所居所居心

也心不狹則神明來居物無不容生之道

也無厭其所生所生內則神明外則民物

俱不可厭厭則去我之心生死之道也夫

惟不厭我不厭彼是以不厭彼不厭我聖

人自知不自見無羈人之心自愛不自貴無威人之心故去彼狹厭取此知愛也

經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不失

原旨曰勇志也敢氣也志至焉氣次焉持自來繩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原旨曰勇志也敢氣也志至焉氣次焉持

其志無暴其氣生之道也一或氣壹則動志動而爭則蹶死之道也知此兩者或利

或害言志氣二物制得其道則利制失其

道則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故惡之端也

天好生惡殺誰能知天意惡殺而弗違哉

是以聖人猶難之天意罔測聖人猶以爲

難而無勇敢之爲天之道不爭而善勝柔

能勝剛不言而善應至誠感神不召而自

來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繩然而善謀天道福善禍淫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難謹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言其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也當桀紂爲君之日使能任賢聽諫知天之所惡不輕勇敢而謹猶難之心則湯武雖聖焉敢不臣乎吁甚矣豈桀紂之有以自

亡耶其天網之疎而不失耶何聖人之言
其弗可違也如此

經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是代大匠斷夫代大匠斷

希有不傷其手矣

原旨曰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此承上章餘旨歎王道不作天下之民不死于兵則死于飢餓殺之哉方且嚴法令廣聚斂脅民以威動之死地無所逃之非不畏死不免死也孟子謂殺人以刀與政亦此意民不畏死即是民不堪命而懷等死之心上若寬法令薄賦歛省徭役天下之民各得所養惟恐其死為奇作弗靖也民得其養或自作弗靖吾得

執而殺之謂犯于有司必寘刑戮天殺之也孰敢言民常畏死無敢犯之矣司殺者天也代司殺者人也殺之當則天殺之不當則是以人殺人能無傷乎斬大臣之事夫代大臣斬希有不傷手喻殺人以政實

自傷也當周室東遷政由方伯擅舉征伐是猶代大匠之斲不但名分廢墜而諸侯之師禪赫千里戕賊民生畏死不暇及其天定勝人鮮不敗事傷手之義也

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
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

卷之二十一
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
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
是賢於貴生

原旨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國不可
以無民猶民不可以無食民之飢以其上
食稅之多是以飢三代之季大槩相類昔
五伯爭強興徑役事征討國祿不均國用
惟艱田野不開稅歛不給又從而增羨之
民之所以飢也飢則草竊姦宄出沒靡常
是以難治非民難治也以其上之有爲上
有爲下亦有爲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
厚所謂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者神
不自許神不自許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
爲者是賢於貴生何則養生必先之以物
然則物有餘而身不養者亦多矣若季世
原旨曰死生亦大矣生之徒死之徒吾於
出生入死章已言其約憚人之生也柔弱
柔弱者生之徒其死也堅強堅强者死之
徒豈惟人哉物莫不然故又曰萬物草木
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原其所以生所
以死本乎陰陽一氣而已二氣本乎太極
之一氣一氣本乎無極之太虛經云天下
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在易則曰易有太
極是生兩儀易無而極有知易無而極有
則知易無極也易有太極得不謂無極而
太極乎太極乃物初混淪之一氣無極即
太極未形之太虛釋氏有謂萬法歸一
歸何處亦即有生於無而復歸於無也然
則生之徒者何與死之徒者何與自太極
生兩儀乾剛坤柔天地合德乾天也天一

生水父剛而子柔故水性柔弱其德順下
地二生火母柔而子剛故火性炎上其德
剛燥天非火之剛無以發乾健之體地非
水之柔無以致坤順之用惟其剛柔相生
故能成久大之德業人之生也柔弱天水
資焉其死也堅強地火攝焉惟剛柔相濟
而成既未之功則長生久視之道在故養
生家專取法焉柔弱者生剛强者死譬猶
兵強則不勝衆攻之也木強則共衆伐之
也强大處下柔弱處上天之道也老聖凡
言柔弱則氣剛強則物氣和則生物壯則
老老則死死則當知所歸如復混而爲一
復歸於嬰兒復歸於無極皆歸之之道也
經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
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
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
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
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原旨曰洪範九疇五曰皇極皇建其有極
言大中之道五其有中行九疇之義也天

之道其猶張弓乎引射爲喻高者抑之下
者舉之上下之中可見有餘者損之不足
者與之小大之中可見地氣上升天氣下降
抑高舉下之道也熱極變涼寒極變溫
損有餘補不足之道也天之道其折中如此
所以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人之道則
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天理人欲常相反
焉所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孰能以有
餘奉天下如天之雲行雨施澤及萬物惟
有道者所謂德惟善政在養民者也聖
人爲而不恃無責報之望功成而不居法
天之道也其不欲見賢執中而已聖人事
業無爲有爲函天蓋地凡民有所不識也
嗚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經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坚强者莫之
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
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杜稷
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原旨曰軟勝堅牝勝牡理也物性柔弱莫
過於水及其至也決堤潰川無能易之老
聖憫文武墜地將有二代垂亡之風故因
關尹之問而匡救之曰天下莫不知莫能
行惟伯禹得之以水治水地平天成湯
得之東征西怨惟恐後已西伯得之戡黎
伐崇罔不欲喪是皆以柔弱勝剛強者也
使無知此能監唐虞之治則不爲湯勝使
紂知此能監夏之亡則不爲武勝惟其剛
強暴虐遠不知省是以有臣代君者出甚
矣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杜稷主受國
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此古聖人言也當絲
之殛湯文之囚受垢不祥莫大焉及其禹
受禪湯武自代皆得爲杜稷主天下王噫
桀紂固虐矣君也湯武固聖矣臣也如禹
以功受禪尚無間然若湯武以智力自代
得無慚乎惟文王小心事紂終不易節故
可比德堯舜玄經本旨一皆以正己正人
與爲人主者告人主正則百官正百官正
則天下之民正烏有爲臣而可自代君者
乎正言之君民吾義皇之民無繩可結亦
可已甘其食寒樽可飲美其服毛可禦寒

無恩而大恩至矣

玄經原旨發揮序

彼九

安其居巢穴足以避風雨樂其俗舍嘯鼓
腹樂在其中隣國相望道並行而不悖鷄
犬之聲相聞物並育而不害民至老死不
相往來無爭城爭地之心天之道地之利
未嘗不足玩及此章大樸淳風蓋乎天地

北

間今猶古也則知老聖之所自得非季世
強梁之所可知所謂萬世一遇大聖知其
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經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
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
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原旨曰聖人之心天地之心無不容無不
與也所謂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與
衆人則不然美言不信俗尚華也信言不
美道貴樸也善者不辯無不容也辯者不
善未忘言也知者不博混而爲一博者不
知數與無與聖人不積與時消長既以爲
人己愈有生物之心常在既以與人己愈
多造物之心不窮天之道利而不害天之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四

卷八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老子自孔子稱曰猶龍莊周尊曰玄聖歷代
專行其教上尊號者至矣竊觀由商歷周九
百餘年三度散關四掌史職著道德玄經二
篇素籥天地玄同有無實一天人之書道堅
嘗著玄經原旨亦既脫羣思昔觀復謝高士
所編實錄年譜紀載頗詳然引用年代尚多
異同久懷考正未能也今採摭皇極元會運
世參訂經旨輯爲十有二章非敢有作吾猶
及史之闕文也夫孔子本魯史作春秋始周
平王邵氏本連山著皇極經世書自堯始愚
之本玄經著原旨復徵古史爲發揮故不得不
不自先天始也此書之旨不惟有極以來已
然之世代可徵而無極以前未然之朕兆庸
有可推後之有志古始者當有考云大德十
年中和後二日教門後學當塗杜道堅謹序

卷九